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春水的味道

□朱文杰

暖老温贫藕栗香

□宫凤华

晨韵

□李昊天 摄

漂亮的路口

□章铜胜

记得汪曾祺在小说《大淖记事》里写道：“春江水暖，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菱藕，很快就是一派翠绿了。”十几岁我第一次读这段话，便有悠然神往之意。

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味道。这样的描述算是自己所见描写味觉最美的句子了，然而在不知菱藕为何物的人看来，此句仍不免有些玄乎。我想老人这样写，更多是饱含思乡之情，他很想坐在家乡的河边，闻那新涨春水的味道——谁能说汪曾祺不是诗人呢？

归，言秣其驹。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！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！”其中，“菱”便是菱藕。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！”——这位不知名的诗人对于汉水游女是绝望的，然而咏叹之间却又止不住地依恋，这首与菱藕相关的诗，读来总让我想到自己的青葱岁月。

杂草，春末夏初，远望一片绿意，如一痕碧青浮于白水之中。读《大淖记事》，我想到的就是那样的小洲，且暗自断定那水苇子间必定夹杂着野菱藕的，可终究没见到几回。

“菱”过僻而取简便之故，而且这东西与芦苇本来也算邻居，既如此，借来“芦”字一用似乎也算顺理成章。

冬日闲暇，栖居里下河小城，霜天清寒，冬阳惨淡，街头飘来熬糖藕和炒栗子的甜香，顿觉喧嚣尘世温暖可亲。袅袅热气中，香气弥漫，行人驻足，大块朵颐，适才寒意已荡涤无存。

街头巧妇熬糖藕多选七孔藕。将糯米灌入藕孔，边灌边拍藕段，尽量使糯米在藕孔中灌满，用圆筷杵实，藕节头复位，以防糯米从藕孔中漏出。放入铁锅中加冰糖慢煨，投碎桂花、赤砂糖大火收汁，最后就看到色泽酱红、汁水如蜜、入口清香甜糯的桂花糖藕。

熬熟的桂花糖藕盛在青花瓷碗里，藕色绛红，汤汁浓稠，桂花粲然，人口清甜爽嫩，山野蔬蔬自有一种清欢之味。

将黏糯藕段夹出，撕去翘起的表皮，叠放盘中，浇上锅中浓稠醇香的甜汁，那已成肉红的藕片，瞬时愈发滋润晶莹起来。

拿一块糯米糖藕嚼嚼，糯米和藕都会拉起长长细丝，让你的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随着“吱吱”黏连的断裂声，酥糯甘美的藕与缠绵缱绻的糯米，有如一对丝连心契的璧人，让味蕾拥有一腔春色关不住的韵致。

糖藕粥黏稠香浓，口味甘甜。糖藕浸泡在清粥里，像是布满了彩虹的图案，闪烁着胭脂般的光泽。米的稠润，藕的粉糯，相得益彰地混合成暖胃佳品。

乡村集场，公路边一溜儿小吃摊，各种风味小吃令人垂涎欲滴。煮糖藕、炒板栗的引入注目。浓郁的香气把人淹没，袅袅烟气腾挪跌宕着。孩子们满嘴油渍，仍拽着妈妈衣角不肯挪步。

与糖藕粥争艳媲美的便是糖炒栗子、栗子糕和栗子羹。桂花栗子羹，粉腻膏润，让舌尖领略自然馈赠的

温馨与美好。酸甜醇厚的滋味，吮一口，一股细腻柔软的爱意在舌尖化开，同时获取了短暂心灵平静的享受。

翻炒板栗的老者，苍髯皓首，朴实敦厚，宛若从旧年画里走出，沙哑的吆喝声将人引向岁月的深处。摊主所选板栗籽实饱满，砂砾是上好清水砂。摊主用铁铲不断翻动砂砾和板栗，待板栗七八成熟时，加入糖稀，直炒到板栗表面形成一层透明糖膜方出锅。

西风冷冽，糖炒栗子，如俊俏村姑，热辣率真，不加掩饰，把所有的灵秀美丽往外泼洒。风冷路口，常见一对情侣买一袋糖炒栗子，剥壳除膜，咬上一口，“嘎嘣”生脆，干中带润，甜糯萦绕，满口生香。栗阳和爱情一样，甜美无比。冬阳下相依的身影镶了一道金边儿，浪漫且温情。

板栗取肉煮熟捣烂，加入糯米粉、老红糖和灿黄桂花，拌匀，反复揉搓，直至有劲道弹性。再将板栗粉团拍成扁平状，放蒸屉上大火蒸煮。厨房里热气弥漫、香气缭绕，笑语盈盈。

栗子糕蒸熟后，暄软，呈浅咖啡色。放在银杏砧板上切成长方形或菱形，装盘即可食用。板栗的甘甜夹杂着糯米的醇香，栗子的松散被糯米的粘糯包容，黏而不散，绵柔而有韧性。客人来了，几人围坐桌旁，盛一碗羊汤喝入，嚼几块栗子糕，暖身暖心。

当一盆香喷喷、糯叽叽的板栗糕呈现在你的面前，木樨的清香、年糕的软糯，多么完美的结合。嚼嚼板栗糕，心中块垒轻易被熨帖融化。

清冷街头，冬寒袭人，啜一口糯软香甜的糖藕和栗子糕，最具暖老温贫之感。感觉内心清明平和，这温润霜天的桂花藕和板栗糕便是最简单的幸福。



星辰——某日的读书笔记 □夏杨

1 若心也死了 我仍会在余烬上开一朵花 再用我的全部的悲悯 去深深地 爱这个世界

2 我被春色哄骗 才走进这寂寥的人间 蓝天白云，流水落花 残旧的城堡怎么住得下 我的自由不羁的 又不甘的灵魂

3 我在荒原上独坐了一天 默默流泪 也默默思念 我回望了自己的一生 一定毫不犹豫 我们曾经错过

4 你丝毫不怀疑 如果我再美丽一点点 一定毫不犹豫地 摘下来奉送给你 可是，此生怎么才能相信 我们已经错过

5 传说，看得见星辰的人是看不见太阳的 你大概也不会相信 我为了你 一直守着月光和泪水 一直守着苦涩的孤寂的长夜



世间洋槐 □石毅

归，言秣其驹。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！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！”其中，“菱”便是菱藕。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！”——这位不知名的诗人对于汉水游女是绝望的，然而咏叹之间却又止不住地依恋，这首与菱藕相关的诗，读来总让我想到自己的青葱岁月。

杂草，春末夏初，远望一片绿意，如一痕碧青浮于白水之中。读《大淖记事》，我想到的就是那样的小洲，且暗自断定那水苇子间必定夹杂着野菱藕的，可终究没见到几回。

“菱”过僻而取简便之故，而且这东西与芦苇本来也算邻居，既如此，借来“芦”字一用似乎也算顺理成章。

冬日闲暇，栖居里下河小城，霜天清寒，冬阳惨淡，街头飘来熬糖藕和炒栗子的甜香，顿觉喧嚣尘世温暖可亲。袅袅热气中，香气弥漫，行人驻足，大块朵颐，适才寒意已荡涤无存。

每一棵树都是村庄的居民。村庄里住着桃李杏枣、杨柳桑榆……洋槐曾是村庄芸芸众木里落户最多的居民。洋槐天生肤色灰黑，成年后苍桑纵裂如父亲粗糙的手掌。洋槐浑身上下长着许多狼牙似的利刺，令人望而生畏，但它却是鸟儿们的保护伞。喜鹊、黄鹂、画眉都爱在它的怀抱里安家落户。浓荫里叽叽喳喳，热闹非凡。小时候，我曾背着父母，攀爬渠埂上的洋槐掏鸟蛋，挂在山顶上的鸟巢颤颤巍巍，遥不可及。鸟蛋没掏着，却落一手扎心的利刺。至今，我的掌心深处还有一根尖刺没挑出来。看来，它是要“执我之手，与我偕老”了。

杜甫说，漏泄春光的是柳条。其实，柳是春天的引路人。春风柳上归。柳条是摇曳的笔锋，叶芽是小楷体。沥沥的春雨，挥动着它的长鞭，温柔地催促着大地的万物。几回雨过，那湖边的杨柳，就一天胜似一天地，挂上了更加悠长的柳色。

任手指轻轻地从绿色的枝条抚过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有一枚绒绒的柳花，软软地卧在叶片之间。柳花的样子，看上去就像一枚硕大的毛毛虫，刚在春风里睡醒。“雀啄江头黄柳花”，说过路的鸟雀被柳色映花了眼，索性把柳花当成肥肥的毛毛虫，欢喜地啄食。让人怀疑的是，有那么笨的鸟雀吗？十有八九是鸟雀们啄着故乡的，就如同孩子看到新奇的东西，总要试探着靠近去抚摸一下。

常见人把柳絮当成是柳花，其实柳絮是花褪后带结的种子。柳絮熟后，轻飘如棉，随风飞舞。柳便逐风而生，在土地上落脚，在水岸边扎根。

托于手中，轻轻吹口气，看它在空中快乐地飞舞，好似雪花飘飞，令人遐思无限。

漂漂亮亮的路口

我的方向感向来不太好，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，常会迷路。可是每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对于我来说，都是一个待解的谜，我对它们充满了好奇，到了那儿一定会到处走走，随意看定想从中找到或发现些不一样的地方。在陌生的地方，每次走出住处前，我都要努力记住大致的方向，记住我走的那条路是向左拐，还是向右拐，回来时尽量顺原路返回，尽管这样，还是时常迷路。

范毕业。屋顶与墙面的草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唯独没换过一根房料。

范音，脚踩槐木制作的门槛，有踩坏运嫌疑。洋槐成了晦气的东西，遭人嫌弃。在我看来，讲究门槛制作的人家绝非草民，真穷人哪有制作门槛的闲钱。一个视门槛为荣耀的人家不会使用身份卑贱的洋槐为材料。所谓踩坏运的说法，不过是托词而已。

无独有偶，民间还有“槐木不上房，槐木不坐堂”“穷看碗，富看穿，槐树不栽庭院间”等说法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槐，木也。从木，鬼声。”原来，槐树从字体上就透露出一股诡异之气。谁家门前愿种槐树这种树？

我的方向感向来不太好，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，常会迷路。可是每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对于我来说，都是一个待解的谜，我对它们充满了好奇，到了那儿一定会到处走走，随意看定想从中找到或发现些不一样的地方。在陌生的地方，每次走出住处前，我都要努力记住大致的方向，记住我走的那条路是向左拐，还是向右拐，回来时尽量顺原路返回，尽管这样，还是时常迷路。

屯溪老街，隔桥相望，不远处，三江汇流，波光粼粼，此时舟楫已然远去，时光无语，可眼前的一切，分明又在讲述着那个帆影如林，商旅往来的旧时光。我从桥北走到桥南，又从桥南走向桥北，望着横江、率河与新安江，仿佛自己就站在某个不太明确的路口，它连接南北，又贯通古今，幻影如迷，让人因此而心生些许感慨。

皖南的徽州，一直是我喜欢的地方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年都要去徽州转转，有时一两次，有时两三次，遇到有人邀约，则没有了次数的概念，有机会就去。我对徽州的喜爱，到了近于迷恋的程度。第一次去徽州屯溪时，站在镇海桥上，忽然就想起郁达夫的《屯溪夜泊记》，想起上世纪30年代，徽杭公路通车，郁达夫一行应邀访问徽州。那一夜，他们就宿于镇海桥下的客船中，“浮家泛宅，大家联床接脚，篷窗底下，洋油灯前，谈笑着，悠悠入睡的那一种风情，倒的确是时代倒错的中世纪的诗人的行径。”我站在镇海桥上，看着桥西的横江，桥南的率河，桥东的新安江，又看看桥下流淌着的清澈河水，觉得自己正站在某段历史，或是时空的交汇点上，眼前，桥南的黎阳老街和桥北的

屯溪老街，隔桥相望，不远处，三江汇流，波光粼粼，此时舟楫已然远去，时光无语，可眼前的一切，分明又在讲述着那个帆影如林，商旅往来的旧时光。我从桥北走到桥南，又从桥南走向桥北，望着横江、率河与新安江，仿佛自己就站在某个不太明确的路口，它连接南北，又贯通古今，幻影如迷，让人因此而心生些许感慨。